

论阿库乌雾诗歌意象的文化意蕴

刘明吉

(西南民族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阿库乌雾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以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维度的学术视野,在其诗歌中罗列了众多的乡村意象、都市意象、心灵造象等意象体系,传递出丰富的文化意蕴。这是诗人诗歌创作的飞跃,是诗人生命突围的依托,更是诗人对艺术人生的追思。

【关键词】阿库乌雾;诗歌意象;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34-04

当代著名彝族诗人阿库乌雾,以其“双人”身份即彝汉双语创作,诗人和学者双重实践,少数民族和汉语双种先锋诗人的特有优势在中外当代诗坛声名雀起。自幼生长于西南大凉山,工作于成都大都市;从小耳濡目染本土文化又深受学校正规的汉语文化教育;目睹了汉文化的强大整合和民族文化的变迁;体察了主流话语霸权的侵蚀和本土话语权的丧失;对民族文化的绝别和民族情怀的本然依恋等等,这些对立和矛盾的人生尴尬阅历,恰恰给诗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契机。诗人跳离了狭隘的民族窠臼,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以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多维度的学术视野对此进行了书写和裸呈,彰显了不可低估的人文价值和学科价值。在诗歌文本艺术世界里,诗人运用了西方象征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诗艺技巧,尤其是大量选择了具有隐喻、暗示的物象来构筑其庞大的意象体系。休姆认为:“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1]诗人阿库乌雾正是凭藉其深厚的生活积累,灵性的诗感和诗性的意象来营构诗歌灵魂殿堂的。本文试从诗歌意象入手,来破译潜藏在诗歌中的文化意蕴。

一 乡村意象:“土路如玉的胴体婉约,舐犊之声静谧”

细心品读阿库乌雾的诗歌,你会随时感到迎面吹来一股沁人心脾的山风,这是因为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充溢着许多诸如放牧狩猎,花草虫鱼,森林古寨等具有乡土气息的乡村意象,就是这些富有大凉山彝民族特色的乡土风情,营造了一种古朴、自然、清新、和谐的诗歌氛围。诗人艾青在《诗论》中曾说:“意象是诗人从感觉向他所采的材料之拥抱,诗人使人唤醒感官向题材之迫切。”意象就是诗人用感情过滤了的诗歌形象。阿库乌雾诗歌中对乡村意象的选择,都渗透着诗人深沉之“意”,为表“意”

而择“象”,通过“象”使诗人的“意”得以外化和表现。那么诗人在此欲表达之“意”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对乡村意象的迷恋是游子对故园的本然皈依。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是生于土地长于土地,最后又归于土地,人与土地的联系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人对土地的感情就像儿子对母亲的感情一样,对故土的怀恋,是天涯游子的一种共有的情感倾向。朱光潜先生说:“同一个世界,对于诗人常呈现新鲜有趣的境界,对于常人则永远是那么一个平凡乏味的混乱体。”^[2]乡恋、乡思在一般人眼里只是几句简单的叹息,但对于诗人既是一种真诚的情感流露,又是激发创作情思的源泉。在《重游》一诗中,诗人在题记中引用了屈原的《九章·哀郢》的“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并在诗中结尾深情抒写“重游开始/世界不再圆满/我有家难归”,诗人虽人在都市心却在故园,表达了对家乡的无限思恋之情。普通的《土路》在诗人的诗行里是那样的优美,“深夜/土路如玉的胴体如舐犊之声静谧”,对家乡的情思更是溢于言表。尤其在《巫光》,诗人是这样写的:“夜里/我倾听每一股岩泉/在月光下闪闪烁烁/追踪那些带翅膀的灵语/……”。诗人思念故乡的岩泉,用心体悟那潺潺的流水声似“带翅的灵语”;追思先人走过的古道,祈求寻找远古文化的吉光片羽。在此乡思激发了诗人创作的才情,诗性的才情又让故园愈发充满诗情画意。我们知道,“一部艺术作品,无论如何拒绝忽视某社会,总是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它有大量的文化含义,因而并不存在‘自在的艺术作品’那样的东西。”^[3]在多元文化大交融、大汇流的当代语境中,背弃故园的无家感和身处闹市的局外人身份的尴尬,诗人在经受剧烈的精神痛楚之时,只有对故乡的追思才能给无根漂泊的灵魂以短暂的停留。在此我们可以分明地确感到诗人跳动的那颗赤子之心和对根性意识的坚守,体

现了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人高度自觉地对本土文化的皈依。

其次,乡村意象作为母语文化的载体符号而在诗人心里产生的“恋母情结”。在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进入多元共生时期,民族的单一文化背景不断被国际文化背景所代替,民族文化的变革势在必行。作为民族文化主体的文化人,任何高昂的民族自恋、自守、自闭情绪都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并不主张盲目的民族文化开放,无度地进行民族文化大换血,我们主张用全新的艺术观,去折射古老的文化土壤,在汰除民族文化精神深处的糟粕的同时又力图通过挖掘本民族“文化活化石”,以唤起民族自信力、自豪感,去实现重塑民族新形象的历史大业。阿库乌雾是从传统文化熏陶、教育中过渡到都市的,在他的血管中流淌着本民族文化的血液,因此,他在用现代诗歌艺术视角理性审视本土文化的同时,又难免会流露出对母语文化的留恋、缅怀的情绪,这一点我们从诗人对饱含着民族文化意蕴的乡村意象的“情有独钟”,就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大凉山的草原牧地,山林古寨,彝民的伐木、狩猎生活,还有乌鸦、老鹰、岩羊、老虎等这些承载着彝民族独特文化因子的意象,在诗人的心里是异常的和谐而贮满诗意。如:“每个清晨/用坚硬的老蹄/叩亮一些属于岩石的音符”(《岩羊》),“一只剽悍而孤独的虎/以它的睿智/以它超群的冷静/默默地在更高更远的山头/注视着/倾听着……”(《背景》)。彝民族是一个山地民族,长期的山地生活环境铸造了他们特有的民族性格:纯朴而沉稳、冷峻而睿智、坚韧而顽强。那只用“用坚硬的老蹄”“叩亮一些属于岩石的音符”的岩羊形象,那只“剽悍”、“睿智”、“冷静”的虎子形象,既是彝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表现,又是诗人自我形象性格的彰显。诗人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以冷峻、睿智的姿态思考着民族文化的命运,怀着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探索民族文化的前途,写诗,用饱蕴着母语文化因子的乡土意象去实现重建民族精神的渴望。

其三,诗人为了“诗意栖居”的人生理想而营构的诗意理想人生。刘旭光先生在《海德格尔与美学》中说:“诗人以一种诗意栖居的方式处身于真理的本质中,并将其他的此在式的存在者带入澄明之境。这就是海德格尔论诗时将诗人与存在结合起来的基本思路——‘诗人——存在的先知’。”^[4]很明显,海德格尔认为诗人不光是真理的先知者,还是将其他此在式的存在者带到彼岸澄明之境的使者,而“诗意栖居”却是诗人完成这一系列行为的一种

方式。阿库乌雾说过自己十分敬崇海德格尔,尤其是羡慕其“诗意栖居”的艺术人生。诗人“用厚重的经卷/换取一张入城的门票”(《性变》),但与诗人生活过的故乡相比,城市断然不是理想的居所,故乡才是自己魂牵梦萦的理想人生栖居地。于是用故园的山川风光、世俗风情等山村意象为“料”,努力搭建自己诗意的理想人生之“塔”。

“即使秋天是坠落的象征/我宁愿在片片落叶之间/往来不停在飞翔/将真正的腐朽/赶出整个蛮荒的心灵//即使麂子和獐子的眼里/充满了发烫的星星/我宁愿用梦幻轻轻托起/那些稍纵即逝的蹄印/写成最后一部史诗”(《秋天》),阿库乌雾在此扮演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承者的角色,以灵动的艺术笔触将“此岸”的存在者如落叶、蹄印,带入彼岸的“澄明之境”。此类的抒写在诗人的诗作中比比皆是,又如:“阳光在我们中间/阳光掀开一层层秋波/锯木少沙沙地落下/万木复苏的日子/黑蚁搬迁的日子/鸣鸟带来土地的声音”(《阳光》),“诗人以一种恬淡平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牧歌式’的抒情笔法,和‘天国仙境般’的梦幻情调,抒发着他所追索的一种空灵闲适、清闲超脱的儒雅境界和浸透着东方灵性之气的健康人生。以雅致、灵动的笔触而艺术地写出家乡生活的往日情韵,寄寓着作者对于人生和情操美好的理想追求。把故乡人民那种淡泊自然超脱功利的生活境界,视为自己所要追索的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5]

二 都市意象:“一条死水流经城市的心脏”

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给社会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人们在享受充足物质生活的时候,充分感受到经济发展的优越性。但物质领域的无限扩张,精神领域势必遭到冲击。于是人们开始被物化,对金钱权力的拜崇,对丧失自我的屈从,对道德的漠视,对人性的背离,精神世界在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冲击下,面目全非。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究其本质是物质在对人们的精神意识“侵权”时,导致人们价值观、道德观巨大震荡的一种必然性。面对此,到底是随波逐流?还是固守自己一方精神的圣土?我们从阿库乌雾诗歌世界里,透过众多的城市意象去感受诗人内心的躁动和理性的抉择。

首先,城市意象作为汉语文化的载体符号而在诗人心里伸发出“爱恨参半”的文化向度。物质的冲击导致人们精神家园的丧失,汉语的霸权导致民族母语的失语,汉文化的侵袭致使少数民族文化的流失,这种“以强凌弱”的相似遭遇,让具有高度艺术自觉的阿库乌雾找到了创作的契机!以物质文明

高度发达的城市这一意象体系作为汉语文化强势群体的载体,进而阐发诗人独特的情感倾向和文化的向度。

“立交桥/离最古典的交媾并不遥远/呻吟来自隐凹的神龛/语言的灵牌上/长满密密麻麻的情爱的疮痍/城市/人类最宏伟的陵墓/预示金属的死亡/与智慧的死亡同步”(春雨)。由于汉语的话语霸权,少数民族母语开始“长满疮痍”,城市让人类的智慧丧失,变成一座空洞的“陵墓”;汉文化强势的汉化作用,企图吞噬培植少数民族文化母体的“胎宫”。诗人语言犀利,掷地有声,震人心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城市、汉语、汉文化自觉“抗同化”和理性消解的情感倾向。但阿库乌雾又清醒的知道:任何民族,任何时代,文学艺术要想取得突破性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异质文化的大交汇、大碰撞,并且只有通过主流文化的诗意嫁接,民族文化、民族文学艺术才能得以新生。于是诗人又写道:“大陆两栖的藻类攀援而来进入城市,惊魂不定的城市成为藻类产卵的胜地。……狂欲难止的年代,必然懂得与藻类交媾,并习得攀附而生的本领”(《大泽》)。在此,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词汇:“寄生”、“姻缘”、“交媾”,这是诗人在面对多元“文化混血”时所采取的文化策略:用母语与汉语联姻,把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进行嫁接,以自觉混血来催生民族艺术的花蕾,进而刷新民族文化发展的命运。此时的城市不再只是汉语文化的载体符号,还是生产“混血儿”的“胜地”。总之,对强势文化的侵袭,诗人一面是积极抵制文化异化,一面又是与之自觉进行联姻,这充分表现出一个艺术学养深厚的少数民族先锋诗人“爱恨参半”的两难文化抉择。

其次,城市意象作为现代文明的窗口,诗人通过观望城市来观望人生。一代艺术大师沈从文曾以“乡下人”的视角来观望城市,通过对“希腊小庙——人性”的供奉去开拓城市人“人性”的荒漠。今天的阿库乌雾似乎面临着与沈老当年同样的现实:所有城市充斥着“无烟无火的街”(《街谱》);“长久的只有金钱的诱惑和欲望的横流”的《浮躁》;人鸟相互异化的怪胎(《人鸟》)。面对于此,诗人毅然决然的以诗歌为舞台,以城市为阵地,口诛笔伐,并为灵魂丢失者“招魂”。

“你以羽毛之舟运载日月的重量”(《大禽》),“人工爆破一座城市/需要多少诗人”(《雨城》)。诗人以灵魂拯救者的姿态喊出了自己的人生宣言:“以羽毛之舟运载日月的重量”。这种歇斯底里的呐喊,是诗人焦灼的个体生命对光怪陆离的现代城

市文明、荒诞不经的现实生活的一种理性审视和回应。以“局外人的姿态”观望城市,用诗歌构筑起精神的圣殿,为在都市精神失落者寻找灵魂的栖居所,以此来反叛庸俗,抗拒丑恶,进而对人类生存、宇宙生命意义进行叩问和反思。值得强调的是,此时的诗人已经完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小我”的观念,而是以超脱的“大我”形象与世界对话,向整个人类发难,正如诗人所写“我的生命却经过无数次自我发难之后/向这个日益昌盛的世界发难”(《记忆》),这种超越正是诗人创作飞跃的一种昭示。

三 心灵造象:“在‘送魂经’最辉煌的一页,突然放射出魔幻般的光芒”

意象是“从客观事物中选取来的,学人们或称之为‘实象’或称为‘天地自然之象’。还有一类为‘假象’,如天在山中,风自火出,如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以及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之类,客观世界上并没有这种种事物,它们都是想象力的孕育品;所以有人称它为‘人心营构之象’。”^①在阿库乌雾的诗歌里,除了满溢着乡土气息的山村意象和浓缩着现代文明的城市意象外,还有一种意象就是“人心营构之象”,我们称之为“造象”,它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是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孕育出来的艺术形象。这类的形象具体表现有:神话传说形象,图腾崇拜形象,宗教巫术形象,及其它人心营造之象。“造象”这一意象的创造,同样是诗人创作心理、诗艺追求的一种投射和呈现。

首先,造象使诗人神性思维得以诗性再现。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在其艰辛的历史发展中,留传下来许多神话传说故事,宗教信仰,巫术仪式和图腾崇拜,这是远古彝族用“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模式来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结果。同时,彝族又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乐于以歌舞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歌舞成了该民族生活中传情表意的重要方式。阿库乌雾深深扎根于母语文化的泥土中,将诗歌的笔触深嵌到民族的肌理之中吮吸艺术的养料。如果说万物有灵的思维模式给了诗人“神性”思维的话,那么彝民族能歌善舞的传统激发了诗人“诗性”的艺术才能。于是对神性思维进行诗性或诗意的呈现成了诗人的一种诗艺追求,而造象的创造正是诗人诗意呈现的重要方式。如:“抓一把雾霭重重的掷向人间,捧一掬黑土听一听那悠古的吟唱”(《尖叫》),“在猎物陷目的深深处/我倾听古钟的清音/或是神鼓抑抑扬扬的哽咽/奇异地令我祖传的猎枪/制造悠扬而恬和的竹笛”(《神谕》),诗人超脱的想象力,奇特的造象,

灵动的语言,深沉的民族情怀等多种质素紧紧交织在诗歌中,凸现出繁复的诗歌涵蕴和精湛的诗艺技法,让人叹服,实现了诗人对神性思维的诗性再现的艺术追求。

其次,造象是诗人“艺术宗教”诗学理想的艺术实践。彝族宗教文化在历史的反复冲刷下几乎遗失殆尽,现今又遭遇汉语文化,能保存下来的只是一些远古的零星的文化碎片,要想掘取民族文化的精气和元气,仅从现实中去找寻是远远不够的,于是诗人将目光投向《记忆》中那只忠实的“猎狗”,在回忆中努力去创造自己想象中的先祖、巫师、宗教、神灵等形象,并剖析出这些造象下面暗藏的民族精神美质。

一切宗教思维的共同点都强调一个“信”。“信”指的应是一种虔诚的忠贞精神。彝族是一个有着自己传统信仰的民族,他们有自然、动植物崇拜,相信“万物有灵”,相信人死复生,相信巫术能占卜吉

凶,相信毕摩能超度安魂。在《寒夜》一诗中诗人写火葬时升腾的那缕青烟“那是人类灵魂超升的永古通途/是生命崭新的绽蕾/是太阳坚执的脉跳”。彝民族是如此坚执地恪守着自己的信仰。其实纯净的坚信是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坚定的信仰给了民族生命的韧性。阿库乌雾将哲思辐射到了民族精神源泉的最底层,深刻感悟到执守信念,虔诚对待生命,关爱生命的每一细部的精神美质正是实现生命突围的依托。

综上所述,阿库乌雾试图通过众多诗歌意象的摄取来传递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先锋诗人,在面对多元文化大“混血”的当代语境时所必备的艺术涵养、文化策略、诗美追求,并努力实现“艺术宗教”的诗学理想。同时,诗人又跳离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窠臼,站在整个人类的高度叩问生命,关注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诗人阿库乌雾可以完全称之为当代民族之子,时代之子。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3.
- [2]朱光潜.诗论[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42.
- [3]转引自《民族土壤、民族意识、诗学追求——吉狄马加诗歌创作论》.徐其超.罗布江村主编.《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109.
- [4]刘旭光.海德格尔与美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4:343.
- [5]周芳芸.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融辉映——试论阿库乌雾的诗歌创作[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5:66.
- [6]严云受.诗词意象的魄力[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3.

On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Akuwuwu's Poetic Imagery

LIU Ming-ji

(Literature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 The living imagery' is the spirit of the poem. Akuwuwu stands on the whole period through the academic views of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ethnonymics, science of culture, arthropology. In his poem, there are various imagery systems of village, city, creativ imagery and so on. It is the leap of the poet' creativity, the support of the poet breaking out of encirclement and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poet's art life.

Key words: Akuwuwu; Poetic Imagery; Cultural Implic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